

假如昆德拉是導演

黃勁輝

為保護本故事經採訪、田調等方法搜集的真實個案資料，
本文已經過藝術加工、潤飾，所有角色人物姓名、性格、背景皆為虛構人物。

本故事本質為虛構，如有雷同，實屬巧合。

敬請留意！

1.1 重與輕

美與醜，可以是主觀性的決定；那麼，重與輕呢？

我們一般認為重與輕是可以很客觀的判決。例如同樣一個數字：52公斤。以人體身高比例計算出來的健康標準而言，150厘米高的女生，叫做重；170厘米以上的女生，叫做輕。

重與輕，看起來是一種簡單客觀的相對觀念。

但是靈魂呢？人類的靈魂有多重？

1901年美國醫生鄧肯·麥克杜格爾（Duncan MacDougall）找了六位志願者參與一個科學實驗，量度人瀕死前後重量差距，藉此尋找人類是否有靈魂的存在。排除了各種水分蒸發的自然現象，發現死者斷氣最後一刻，身體重量驟降。那個重量剛好是由兩個硬幣的重量加起來，就是21克（更科學精準的說法是21.3克）。如果人類靈魂存在，靈魂的重量就是21克。這個科學驗證結果，充滿了物理學的實證味道，同時又聯繫着各種宗教神學的說法，變得充滿神秘色彩。2003年，墨西哥導演伊納利圖（Alejandro González Iñárritu）借這個論證發展成一齣充滿詩意的電影《21克》（中文譯作《靈魂的重量》）。

1984年，流亡作家米蘭·昆德拉（Milan Kundera）寫下一部重要的著作《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從靈魂重量的思考，走上哲學問題的探索。究竟生命中有什麼是不能承受之輕呢？而相對的是生命中有沒有不能承受的重呢？

問題的有趣是，經過昆德拉的妙筆，帶大家進入了1968年布拉格之春以後，蘇聯華沙共產政權武力鎮壓捷克-斯洛伐克〔由於昆德拉是在捷克第二大城市布爾諾出世，後來捷克跟斯洛伐克分裂，普遍認為昆德拉是捷克作家，為行文方便，下文會簡稱捷克〕。故事的主人公流亡海外，又返回捷克。作者深入描寫捷克流亡者從黑暗世界走入西方文明社會的複雜心路歷程。這種生命中的輕與重，落在特殊歷史時空語境之中討論。何謂輕？何謂重？早就遠離了科學上簡單客觀的相對觀念了。

如果只是用敘事手法寫虛構故事，那是輕盈的；如果只是用學術討論的文字思考哲學，那是沉重的。昆德拉嘗試了將虛構的敘事、真實的歷史與理性的哲學結合，帶讀者重新由尼采永劫回歸的存在主義，拷問故事主人公那種重複生命中的重與

輕、靈與慾，這一切構成了理性與想像並行的閱讀愉悅。重與輕的探索，一方面是在內容上，另一方面亦是形式上的，構成了雙重的美學與深度。

如果我們需要為這個故事建立一位女主人公，給她一個名字，可以用比較洋化的名字米蘭。不錯！就用米蘭·昆德拉的米蘭吧！她是從香港來到台灣的，洋化的思想，大學畢業後，在社會工作了一段時間，但是又剛過了三十。依然有青年人的衝勁和希望，卻多了一點點社會的歷練。看！從她那略近古銅的膚色，帶點倔強的粗眉毛，一雙充滿陽光拚勁的大眼睛，可以感受得到。

米蘭之所以叫做米蘭，因為她很喜歡米蘭·昆德拉《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可惜的是，她不是念文學出身，表面上每一個字是讀懂了，而更多細膩的道理和主人公的感受，在觸到與觸不到之間。輕與重，有時好像科學數字那麼理性易懂，有時又好像哲學歷史的模稜兩可，令人十分玩味。

「死，有輕於鴻毛，有重於泰山。」

米蘭腦袋裡，能夠用輕重秤衡生死的中文，大概是這句話。但是相對於厚重的書本《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來說，這句說話的分量又顯得那麼輕。

在中文世界裡很少有談及到離散者、放逐者、流亡者的故事、詩歌或文學。過往出現過的華文大文豪有亡國投河的屈原，有被皇帝發配邊疆的蘇東坡，有官場失意懷才不遇的杜甫，即使周遊列國的孔子，某程度只是尋找欣賞其治世方法的王。他們還擺脫不了忠君愛國的皇帝舊思想，還未有為了民主與自由的呼喚，帶着自己的理想離開家國，在異國文化下放逐流浪，一邊感受到適應新生活的困難，一邊看着異質的外來思想（不是皇帝朝代的更替，也不是單純的種族異同。）日漸蠶食，使原來的家園變得陌生而懷緬痛心。因此好像昆德拉那種結合歷史、哲學與敘事的筆法，將二元對立思維發揮得如此淋漓盡致，在東方敘事中確實是很少見過。

米蘭在大學念電影，她經常想，假如昆德拉是導演就好了。電影語言，米蘭是懂的；文學語言，太過深奧苦澀，帶着太多言外之意，虛無不定的意象與符號，而正正是處於一種懂與不懂之間，讓米蘭覺得很迷人。她經常想，如果有一天，她能完全看懂《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也許她的藝術修為，她的人生境界，都會高出一層。她平白無聊的時候會這樣想一想。

米蘭專修電影，她個人很喜歡紀錄片。本來到台灣，她是為了匆匆拍攝一齣紀錄片後，就返回香港。意想不到，一留便三年多了。她一直無法輕易放棄，是因為在拍攝過程的第一個年頭，遇到一個香港流亡的少年，他的名字叫做青檸……

(試閱版完)